

平遙古城遊記

琴台聚客
黃仲鳴

六月下旬，參加了一個「香港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山西訪問團」。在此之前，從沒去過山西，也沒想過去山西；反而一直想去陝西，想去西安。然而此行也，卻被我發現了山西。原來山西的歷史人物、文物竟那麼豐富。五千年歷史要看山西，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這次雖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只去了太原、平遙、臨汾、吉縣壺口瀑布、運城，沒有去大同，但收穫不俗；尤其是壺口瀑布，看那萬水奔騰、湧向「一壺」，激起的浪濤，濺起的水霧，噴向河床，蜿蜒東流，堪稱壯觀。最感失望的，反而是平遙古城。

一九九七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平遙古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譽為「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傑出範例」，「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但當登上城牆，在古街上逡巡，感覺毫無特別之處。街上兩旁，商店雖然林立，除旅館、食肆外，那些古玩店、漆器店、布鞋店，殊無特色，整條古街，就是被這些店舖「霸佔」，看了幾間，毋須走遍全街，就知道是什麼「貨色」了。不過據



說，古城的四大街七十二條，仍然保持了明清時期的風貌，對有的歷史研究者來說，確可發抒古的幽情。其中，還有一些豪門巨賈的宅院、票號、鏢局，盡見當年平遙晉商的大款風貌。我們參觀了「日昇昌記」，這家票號被譽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祖父』」，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所在。店內西側櫃房內塑有兩尊蠟像，旁設秤碼的天平，栩栩如生，可見當年營業場景。牆上還懸有詩文牌匾，這幾行詩文，是中國最早的銀行密碼法，即是用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全年十二個月，每月三十天，多少銀兩等等，全以漢字代表，並時時更換，非局中人當完全看不明白，摸不着頭腦。當然，這些密碼式金融制度，對一些遊客來說，興趣自然不大。旁有一香港團，有清亮的廣東話入耳：「冇乜好看，怎及得上鳳凰古城！」

雖然「冇乜好看」，我們卻得了兩個「額外節目」，一是撞正衙門內有「真人表演」，重現了古時縣官審案的過程。二是城內有戶人家正舉行喪禮，我們穿越一條小巷時，即見白幡白紙飄飄，十餘藍衣伴作「整裝待發」，樂隊奏出陣陣哀音，一婦大展悼歌之喉，在喪家

縣衙內有真人表演審案情景。（作者攝）

文咸爵士與「太平天國」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十九世紀中葉，太平軍發難，廣東富人紛逃來港。開埠不久的香港，經濟直接受惠。而香港至少也有兩人跟「太平天國」有關。

首先是一八四八年來港履新的第三任港督文咸爵士（Sir George Bonham）。他的官銜不少，既是港督，也是駐華商務總監，負責捍衛英商在華的利益。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定都南京，當時西方列強對「太平天國」究竟甚麼胡盧實甚麼藥，知道得很少，又不想押錯邊，因此都傾向中立。當太平軍定都南京之際，上海對開停泊了三艘來自英、法、美的軍艦，而文咸則好在英艦「神使號」上。

上海對鄰近的南京陷落在「長毛」手中，大感恐慌，而單是英商在上海的貿易和投資房產等，已值二千多萬鎊。文咸認為，英國如介入清朝與太平軍之間的紛爭，只會把紛爭拖長，對英國利益毫無好處，因此在四月下令「神使號」起錨駛向南京，希望親自向太平軍表達清楚，英國會保持中立，也想趁機了解太平軍對外國人的意圖。

接着發生的，便是百多年來中外交往常見的問題：中國人（包括太平天國）都堅持外國人是化外之夷，見面安排必須中尊外卑；外國人當然相反，堅持地位對等，平起平坐。因此，根據史景遷的《God's Chinese Son》書中描述，文咸要求親見洪秀全，或至少與洪的眾「王」之一會面，以平等地位商談。太平軍作了口頭回覆，「命令」英方必須依照「天國」的規格說明來意，並於會面時完全遵守「天國」禮儀。文咸當然不從，便借天氣為藉口，只肯在船上與洪的來使以文字溝通，重申英國中立和必會捍衛上海英資的立場。

由始至終，文咸都沒踏足南京，倒是他的下屬，與洪的將領開始了非正式的交往，又搜集多種天國出版的書籍。可惜後來由於洪一道措詞詭異，並暗示英人是從屬「天國」的文件，令文咸覺得荒謬，不想再花時間，下令起航回上海。「天國」白白錯失了爭取盟友的好機會。

藝術小島數星星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安藤忠雄和他的作品是二〇〇五年底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的「安藤忠雄建築展——環境與建築」，那次可說是適逢其會的偶遇。上海公幹期間，偷得浮生半日閒，閒逛美術館才偶遇難得的展覽。

展覽共有二十件作品，其中代表作有皮諾基金會美術館、蘭根基金會／霍梅布洛伊美術館、世界貿易中心重建、同濟會青山公寓改建、沃斯堡現代美術館、貝尼思之家、六甲的集合住宅II III IV以及地中美術館。為呼應主題，挑選的作品大都是和環境發生密切關係的美術館、集合住宅等，而安藤忠雄建築作品中佔有重要位置的教堂設計卻與觀者緣慳一面了。

看過展覽，意猶未盡，心中即時興起了親眼觀賞、親身感受安藤忠雄作品的宏願，「尋找安藤忠雄」便成為「春櫻」、「秋楓」外的日本遊主題。

二〇〇六年開展的第一個「尋找安藤忠雄」專題旅遊，目標物是位於日本四國香川縣直島的貝尼思之家（Benesse House）及地中美術館（Chichu Art Museum）。

安藤忠雄把位於瀨戶內海中的直島設計建構一個藝術小島，島上除了擁有自然風光，還有兩座美術館——貝尼思之家及地中美術館。令人感動的是直島的美術館，不是僅在室內展出藝術家的作品，而是一個充滿戶外裝置的Art Space。安藤認為藝術不該為美術館所限制，展示空間不應局限於建築物內部，美術館周圍的寬闊地帶遂成為藝術家展示作品的舞台。

貝尼思之家不僅是美術館，更是一間豪華旅店，住宿一宵，既可觀賞日落，更可在夜深靜臥島上草地，細數星星！

北京小販

從頤和園散步出來走在同慶街上，看見街的那一端，有個黑瘦的男人在賣水。他怯怯地蹲在路邊，面前只有十幾瓶水。他不吆喝，只是不時晃着手中的一瓶水，一看就是個新手，還沒學會資深小販的坦蕩與潑辣。人們匆忙地從他面前走過，帶着微微的不屑。

我邊趕路邊想，若不是被生活所迫，一個大男人大概很難敢沿街叫賣。他面前的那些水批發價總共也不會超過10塊錢，這樣的小本生意，能讓他在北京活下來嗎？

頤和園內外從來都聚集着眾多的賣水小販。他們三步一個五步一崗，扯開嗓門向路人推銷。即使從超市進貨每瓶水也不會超過1元錢，在頤和園外卻賣到1.5元，園裡賣到2~3元錢，勤快的小販每天的收入至少也有幾十元。

頤和園內外都是流動小販的天堂。走上寬闊富麗的同慶街，就見街邊一溜排開的三輪車，見到小販們忙碌的身影。從炸臭豆腐到煎餅雞，從台灣烤腸到新疆烤糕，從炒栗子到菠蘿、草莓、甘蔗、椰子、大棗等四季水果應有盡有，遊人高峰時每個攤位都不閒着。

看那位面色黝黑的中年漢子，一雙粗糙的大手靈巧地在平鍋上忙活着，甩麵，打雞汗，放生菜，眨眼工夫一個熱乎乎的雞蛋灌餅就出籠了；看那位頭髮花白、衣衫破舊的老婦人，埋頭在翻滾的油鍋上，小心照料着小小的豆泡，等它們變得色澤焦黃立即起鍋，澆上紅紅的辣椒和綠綠的香菜，一小碗香香的炸臭豆腐就到了路人手上。這些土生土長的北京小吃，誘惑着從頤和園出來飢腸轆轆的遊人。有的小販買張年票，天天就在萬壽山下、昆明湖邊蹲守。頤和園內有衛生管制，駐園小販就賣熟玉米、冰棍、工藝品。他們中很多人就住頤和園邊上，靠園吃園。

除旅遊點之外，北京小販更活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胡同深處的家裡呆着，就能聽賣臭豆腐、賣大米、賣青菜甚至磨剪子磨刀的那一聲聲吆喝。北京小販的背景是綿長彎曲的胡同。前門沒拆時，賣白煮羊頭肉的天天在胡同口準時出現，那是賣了幾輩子的的小吃。大茶水、糖葫蘆以及羊頭肉是北京小販的經典之作。如今的北京小販來自五湖四海，小吃故鄉情已淡，更多的，是生存的辛辣。

記得幾年前，我家小區門口常見城管開着汽車到處驅趕小販，來不及跑的小販，幹活兒的傢伙就可能被沒收。有個賣麻辣燙的中年婦女，鍋被端了，哭得淒淒慘慘，央告着要討回自己的鍋。那時候的北京小販如驚弓之鳥，一有風吹草動推起車撒腿就跑，有時錢都來不及要。自北京對小攤販網開一面之後，只要小販在規定的時間地點經營，便視同合法。中關村交通繁忙的車站還特意在路邊劃出流動攤商經營區域，地上用白漆刷上「小販」兩個大字。

我家小區邊城鐵站外以前晚上漆黑一片，現在每晚地攤連着地攤。一出城鐵，就聞到燒餅爇肉的香氣，接着便出現賣大麻花、賣旅遊鞋，價格都僅是市價一半。賣鮮花、飾品的攤位前，圍滿了剛下地鐵的年輕人，這些關係精神生活的小商品，永遠不會無人問津。一盞盞掛在攤位前的自備燈，讓地鐵前的小街燈火輝煌。除了地鐵乘客，逛地攤的還有很多周邊居民，自發夜市成了消遣的好去處。歷史悠久的自發夜市是五道口，受周邊大學區影響，那兒的小販進貨品位不俗。

北京的街頭小販養活了多少人？雖無人統計，但肯定是個不小的數字。每一把零錢背後，都可能有個靠這個攤位吃飯的家庭。就業難之下，沿街叫賣比開網店更容易，有人甚至白上班晚上練攤補貼家用。街頭販賣不需要太高的技能，不需要太大的

本錢，所需要的就是不怕拋頭露面，經得住北京街頭的風塵，人們愛說的一句話是：北京餓不死人！指的就是人人都能幹的街邊生意。大商場把批來的衣服加價幾倍乃至十幾倍，小販只要加幾元就賣，低利潤就是核心競爭力！

不知從何時起，小販成了北京人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或風景，無論是炎炎烈日還是淒風苦雨，如果上街看不見小販，生活就少了色彩。為了爭當先進社區，我住的小區驅逐了賣盜版書的，賣布頭的，可卻保留下來烤羊肉串、煮花生米的小販，默許他們天黑之後開張。晚上溜彎，常見小區內沿牆而擺的幾個小凳，幾個老爺們圍着小凳就着花生喝啤酒，侃大山，孩子們高高興興去買羊肉串。

20多年前北京人領略市場經濟，就是從去早市擺攤開始的。上海早在前幾年就開寬了路邊攤的限制。有位攤販說，我們既不要求低保，也不要求提供崗位，就是要求自食其力！上海大學法學專家認為，市容重要，但與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相比，就只能排第二位了。早在幾年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專家就說過，在公民的所有權利中，生存權是最重要的，比城市「一塵不染」重要得多。

很多發達國家的城市都對小販採取了寬容態度。在美國舊金山，小販甚至被視為城市活力的象徵。近期，舊金山市議會通過了簡化流動攤販管理的一項法案，讓小販能更容易地得到合法執照。活躍的小販，讓舊金山能更突出其充滿美食魅力及發展的特點。在這項小販管理新區中，舊金山開放了很多過去不允許小販經營的街區。那個城市的行業管理者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進餐飲店消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開得起餐館。

紐約對小販管理比較嚴格，目前街頭有1萬名左右的小販。去年底，美國街頭小販組織還發起一項活動，呼籲紐約市降低對小販的罰款。2005年，紐約市交通局曾向政府遞交了一項「人行道攤位修訂法案」，想把原有的允許攤主出牆5英尺擺設攤位的規定，改為每年評估後取締一些被認為影響交通的攤位，但這個修正案被紐約市長否定了。市



北京小販。網上圖片

政府的解釋是，紐約市應更有效地利用城市資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而人行道攤位修訂案，如果實行卻要浪費紐約市的有價值資源。如此，市長就保全了紐約市內超過2000家水果、蔬菜等沿街攤點，這些攤點的背後是2000多個普通美國家庭的生計。

按照法國政府規定，任何一個在法國有居住權的居民，都可以申請日用流動銷售執照，並能在全法國任何集市進行銷售活動，無須交納營業稅。法國不少城市都分佈着眾多有專人管理，但無固定攤位的集市。在那兒小販們可以自由出入，自主經營。韓國對路邊攤的管理，採取絕對禁止區域、相對禁止區域、誘導區域的分區管理。如果在誘導區域中擺攤，政府只以營業時間及經營範圍做些限制。在泰國曼谷，哪裡有人群哪裡就有小攤。從繁華的商業街到偏僻的居民區，到處都有流動販商。全曼谷約有2.5萬個流動小販，很多小販的攤位就是地下鋪張布。曼谷政府認為，那些困難百姓的生存權，比市容更重要，不讓他們擺攤，可能很多人就會去偷去搶，影響社會安定。

有時冬夜很晚歸來，見賣煎餅的小販還在路燈下堅守，在刺骨寒風中守那一爐小小的火，等候着那一天的最後幾元錢。我默默走過，心存一份敬意。

論功行賞

思璇天地
思璇

每年七月一日，行政長官公布授勳名單，俗稱「派餅仔」。從授勳人士的背景及所作哪方面貢獻，無疑可看到行政長官的愛好取舍。是否實至名歸，社會反應當然不一。然而，當局必然有其表彰理由。今年獲大紫荊勳章者比去年少，或許行政長官及評審委員們提高了標準尺度吧。

自八十年代中英會議過渡時期，以至回歸十四年以來，本身是專業人士的梁振英，在當年仍是年輕人，便積極參與香港政治和社會事務了。最難得的是，他有機會獲獲中央垂青，給予鍛鍊機會，他獲委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及多個公職，現時是全國政協常委。他同時獲香港首屆特區行政長官器重，委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接着是第二屆、第三屆行政會議召集人至今。用「長期參與公共服務，表現卓越」，致力推動「一國兩制」的落實，建樹良多的授勳評語，相信必獲廣大市民所認同。

從以往十多年來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之年齡看來，或許因服務社會建功績需要歲月時間，記憶中勳章的年齡多為古稀，至少是花甲以上。才過半個世紀的梁振英便已加入了「大紫荊勳章」之家了，未來的仕途正是一片光明，將會站在新的起點上，前途無限。成就梁振英今日的光輝，其實正是體現香港這個公平社會的典範。

梁振英出身警察之家，童年生活正處於香港經濟未起飛之年代。好學勤奮的他，為了「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而努力學習。他課餘還要幫媽媽穿膠花等手作助家計。相信他的人生里程和艱苦奮鬥的經歷，有助於他熟悉了解民困、民情，有助他在行政會議獻計「以民為本」制定政策。事實上在過去一大段時間，梁振英走進群眾，特別是走進青年學生中，聆聽他們的需要，他們的訴求。認識梁振英已數十年，喜見他事業有成、家庭幸福，政治智慧愈來愈成熟，愈有勁承擔社會責任。

食之戰爭

杜亦有道
阿杜

飲食上最多害死官之懸案，繼去年有「揚州炒飯」和「麻婆豆腐」要爭取專利版權，提出各地飲食每銷此味都應付給他們揚州和成都老店一定數額之專利版權費，引起了中外哄然。世界上有中華料理烹飪之地方都罵聲四起，結果各方公議私論都同意一個共同之做法：「齊齊啖啄吧。」來個絕不理會，有本事你就向世界各地都專利版權機構落本註冊，到人家各地方都正式承認你此專利權後才作扛旗打算，卒之各地「睬你都傻」，此事才丟淡不了了之。

最近這二〇一一年六月中，又有人舊調重彈，由山東省濟南魯菜幫發起在台灣成名流行全台灣東南亞之拌飯小食「滷肉飯」，起源於他們山東魯肉之「魯肉」（魯和「滷」是共通同音，因此台灣滷肉飯是侵權，應該正名為「魯肉飯」並向全球飲食界公開更名運動云云。言下之意，他們也可能想收回一點專利權益了。

看來山東魯肉之「魯肉」有點什麼食材也以醬油糖酒釀而成一派的南京板鴨系。南京人把鴨子醬釀成行成市，這類滷水店隨處都是，其實他們才是「魯肉幫」之分支。影星郭富城之名模女友熊黛林，長得修長窈窕、美麗動人，她是南京長大之小姐，也許自小吃得這些重口之板鴨滷肉多了，身上沒有多餘贅肉，有此佳效，今日此論一出，可能不少女孩子湧去南京濟南大買板鴨滷肉了，哈哈。

詩歌翻譯的思考

詩幻留形
陳智德

六月十九日晚在香港公園樂茶軒舉行的「翻譯香港」詩會中，出席讀詩的詩人有也斯、蔡炎培、崑南、欽江、吳美筠、陳麗娟、樊善禧、鄭政恆等幾位，他們各自以中文讀出作品，另由主辦者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安排不同的人再讀出該詩的英譯，在場聽眾除了詩人和他們的的朋友，也有不少外籍學者、翻譯家和教師等。詩會開始時，大會先請音樂學者余少華拉奏二胡音樂，到詩人們讀詩全部完畢後，在詩會結束前他再演奏一曲。

我自己選讀的是《舊布新衣》，收錄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詩集《低保真》一書中，該詩連同《舊書遺字》和《你也是沙漠》一首，一同由曾任教於浸會大學的翻譯家黎翠珍教授譯出，二〇〇四年發表在Farrington Dickinson University出版的The Literary review，該期有香港文學評論和英譯的專輯，是也包括了我們的詩。

《舊布新衣》和《舊書遺字》都是向老一輩的南來者致敬，詩中頗多舊文化指涉，承黎翠珍教授精準譯出，豐富了詩意，在詩會讀詩前，我也特別提出該詩是由黎翠珍教授所譯並向她致意。此外，記得在二〇〇五年十月，嶺南大學英文系講座教授歐陽慎讀到這詩的英譯，與行譯出另一版本，在嶺大的文學課中與學生討論文學翻譯課題。我當時任職嶺南大學中文系導師，特地到他課上旁聽，自然獲益良多。

詩歌翻譯涉及對詩的理解，對譯者的文學修養和語言敏感度要求較高，也超出了一般翻譯的「信达雅」的標準，當中牽涉的問題很值得細味，只可惜生命緊迫無常，生活空間不容許想和想像，像詩歌以至詩歌翻譯的討論，個人勉力思考了一會，實在不容細想，只能慢慢讓它遠去。